



說約
台泰

四書正解

卷之二

仁
460
7

朱子

易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七

祁昌毅天祚

受業門人范掄俊升全校

汪繼堪子任

丹陽吳基蘇右彙輯

東方學堂論語

八佾第三

凡二十一个章通前篇未

孔子章全旨

此是夫子諒季氏之僭以正名分意忍字重凡亂臣賊子皆始于一念之忍故夫子以一字諒其心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逸 佾音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數如其佾數或曰舞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增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

仁12
460
7

所不爲不敢須臾下忍故也而季氏怨

既矣則雖殺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廟存矣季氏相子以八佾舞于其家廟之庭孔子親見其事
而訊之謂先王制禮各以會之器以別之分毫不可僭踰今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此事大矣尚可恬然安意
而忍爲之也天下不義之事孰有過于此
此者而不可恬然安意而忍爲之也哉

析講邪說無所以節小音而行以風故羽數自八以下社預
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八按祭統云
昔者周公旦有大勳勞于天子成王賜之以重祭朱于玉戚
以舞大武小佾以舞大夏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

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惟得于文王
周公之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爲僭也○厚齋馮氏曰大夫
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祖始也惟三家
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

孔子謂季氏至干庭十字當作一句讀記者語也是可忍也
是守至是孔子語孔子口中未嘗說他舞八佾但是賜指此
故謂者繫之○忍字悚甚如今屬人心腸硬一般孰不可忍
乃痛刻之言猶云天子之大典且以忍爲則凡適已自便利
下欺公之事孰不可忍而爲之蓋明其罪之無可逃而竟其
勢之所必至也有就孔子上說忍字言季氏僭竊之罪不可
勝誅此事尚可容忍則何事不可忍細玩覺前說較是入教
以直者言但較以橫列者言故曰佾舞列也

三家章全旨

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訊其無知重取字天子
就雍詩中摘取一語醒問他見得無論僭竊且罪
且詩之詞義亦與時事不相協欲三家顧名思義而自知僭
竊之有罪也妙在微言冷刺不必添說大夫陪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徹直列反
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
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
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
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

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我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參序雍武主祭文王之樂歌也用以獻祖告成禮也三家不夫祭都官而歌采蘋宜也今乃歌雍以徹孔子訊之曰雍詩中有云相而助祭者維列國諸侯主祭者天子其敬德之容則穆穆然幽深而玄遠蓋本天子宗廟之事義有取也

何所取義而歌之于室是其無謂亦甚矣
析講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皆魯桓公之後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也其後仲孫又改為孟○仁山金氏曰室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為室堂前為庭○舞佾歌雍俱是樂而云僭禮樂者僭則喻分喻分則越禮故也

人而章全旨

如禮何如樂何猶云使他不動也只在從中流出其本而發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鏜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然有庭有祭而為禮樂若人而不仁則平日盡是匪僻之心放逸不敬而禮之本先失矣雖比周旋于玉帛威儀之際當不得禮其奈此禮何哉人而不仁則平日盡是淫邪之氣爭長不和而樂之本先失矣雖日從事于那鏜鏘鼓舞之用實不復樂其奈此樂何哉欲用禮樂者亦求之心而可也析講此仁字以全體言此禮樂字以其文言禮有五帛之類樂有鐘鼓之類其意皆此心之流通也故須中和溫厚的人便行得人而不仁則心亡而和敬已不在雖外面欲周旋于禮樂之間其于禮樂判為二物禮樂終不為之用也○語類真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

林放章全音

此章重本字蓋放問禮之本，激于當時文勝之非，而夫子之答亦激于時弊而為是反本之說也。禮之本，謂禮之起初也。註禮之全體則兼文質本和言。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參大全禮有本有文，當時習于繁文，人但指此為禮，失其本矣。林放疑而問禮之本意，謂禮之初意恐不如也。析講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則性者禮之本也。其二曰禮為諸飲食凡物，初為本，終為末也。集註所取後說，放之問本亦猶棘子成之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恭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泰序夫子以其少隨世逐末而自笑于從先進之志也。稱之曰大哉，有關於世道人心者，此問也。蓋得禮之本而全體在其中，豈細故哉。

明講虛齋曰：夫子厭周末之勝常欲反時人之論而從先進。林放此問，深契夫子之心，故不遺大。

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川，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亦足。卑禮貴得中，奢易則適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質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若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不熊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言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簠簋豆鬯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泰木全試即禮之本言之禮有吉凶二者賢不與文自有個
得中恰好處過而文與不及而質皆非中也然當此文勝之時
而較言其本凡禮之吉者與其後葬太過而奢可於器不
及而儉蓋禮初頭只是儉後來比流為奢是儉非非禮之中
猶不失乎太古無文之列而為禮之流由起也若喪禮之凶
者與其但治儀節而易可一于哀痛而戚蓋喪初頭只是
戚後來方習為易是戚雖非喪禮之中猶不失乎至情真切
之寔而為節又之所從生也得其本而可漸進
于禮之中矣子有志于禮之本尚于此求之哉

析講朱子曰冠婚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會也儉惟喪
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儉威○禮兼吉凶軍兵在內上可
泛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特自禮中抽出言之耳儉威
只是禮之本初而已及其用也有儉文時不可一而向以儉威
為是故曰品節之斯謂禮蓋自有個得中恰好處○下觀清
曰寧字矯常情之詞非不得已而矯取之詞常情只知奢易
為愈殊不知寧可儉威始不失其本也○儉威是質奢易未
便得之文○又之過而所謂繁文也儉威正本初所在時說
乃謂本于非指儉威為欲求儉威上情出來然則謂本
者果何物耶此不通之論斷不可從細玩註意蓋言禮起于
儉喪起于哀故曰本而文則皆後此生也朱子曰喪者人情
之所不得已若習治葬焉有可觀
則是樂于喪而非哀之情也

東狄章全首

此夫子魯時借亂而深慨之詞新安陳氏曰魯
中國去人食及春秋之不知春秋所以作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
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
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耳
泰木全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
而陪臣執國命是以夫子傷感之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及然
且有君長以統之然後可立也不似諸夏之僭亂亡君也
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
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哉

季氏章全首

此夫子賤季氏之僭祭求不貳能救而自
嘆以觀之全要透發神不享非禮之意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嘆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犬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泰集解季氏謂冉有曰爾為家臣獨不能救正其僭竊之罪嗚呼曰彼意已定吾力不能救正也嗚呼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曾謂泰山之神及不知備祭之非禮而不知林放平欲誣而祭之矣益哉

析講大全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因他屬我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末句聖人也不曾故意為季氏說只是據事實說季氏聞之自當止○

山曰旅周禮太宗伯職云國有大事則旅上帝及四望○謂正其僭祭之失也與字非禮同之詞乃切責之詞也求曰不能蓋謂季氏欲求福肯然意不可回也不如林放言亦見神既不享祭亦何益乎謂欲求福民知其無益而自止也註中進林放以厲冉有意不與蒙引此是將祭之時若走既祭孔子何故救冉有救之蓋冉有不諫雖救無及矣

君子章全言

此夫子處君子之讓德以挽天下之趨也以君子無所爭下句為主下即其至易爭者以明其無爭也升下飲三層俱以讓讓貫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太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來者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輸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飛大全子曰君子處心恭遜自無所爭求他有爭必也然之

行射禮之時乎蓋射則皆飲中歸以取勝最易起爭心也然
乃其將射之時衆稱既同不違射也三揖三讓而後升堂以
射既射之後勝負攸分不違下也又與那同射的人那揖讓
而下堂來及衆稱既降負者宜罰又不違罰也勝者揖那不
勝者使他升堂取解立飲射之始終雍容揖遜無非序賢序
不侮之心其爭得來也是君子豈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哉
以是觀之信乎君子之無所爭矣

析講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
之反也○王觀濤曰無所爭要讓得相此心中未忘了屈伸
勝負稍起計較便謂之爭必也射中與必也理乎俱是疑而
未定以起下文也蓋射有屈伸勝負之形如欲求君子之爭
也其惟射之時乎○胡氏曰君子于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
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已之心勝者亦畧無一點喜勝之心
惟見相與雍容揖遜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麟
士云大射是將祭釋士之射○呂氏曰諸侯之射為大射卿
大夫士之射為小射此只論君子無爭以不必專主大射說
○獨舉射者因射之中否以角勝負因所中之多寡以定
其優劣當此時人人俱欲勝是亦易起爭心之時○虛齋云
三揖而後升堂者射耦本位作階之東南隅出次則西面揖
也當階則北面揖也行至階下復北面揖也然後升
堂南面當序而立○許東陽曰凡飲酒賓客必拜爵必送今
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其爭也君子
爭意與夫子求之也相似不是說君子之爭正是說君子之
無爭蓋易爭之地而稍若此其無所爭益見矣

子夏章全旨

此章見聖賢教學相長之益上二節是釋子夏
詩之疑末節因其憤而予之也以素為絢子夏
所始疑者先有素而絢後之是夫子解子夏之疑先有忠信
而禮後之此子夏之悟其意也是其論詩之學有得于意言
之表故夫子嘉其悟而許其可與言詩楊維禎曰始終只一
言詩不從禮後立論可見重實之說不可從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
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在
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
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齋序子夏問于夫子曰逸詩有云笑之也信兮而口輔唯好目之美也盼兮而黑白分明此言人生質之美如此也而繼又云素之無文也以為絢兮而華美可觀夫素絢異也今反以素為絢果何謂也

析講大全饒氏曰上二句賦也下一句比也○蒙引上二句即素也絢在其外○麟士云末句子夏亦是讀得滑了若以素字小頓即後字在其中矣○王觀濤曰巧笑二句子夏已明但問素以為絢一句耳素以為絢專疑一為字蓋認作即以爲絢也詳味子夏此問即有重素之意若只太素所當存絢飾所不必尚如何反把素以為絢似詩人重絢一語中反謂二字可玩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加文飾

參序子曰詩人之意非言其即以素為絢也蓋欲因素以加絢耳如繪畫之事必先有素也然後可加以五采是素處于先繪處于後猶人先有美質而後可加以粧飾也逸詩之意如此

析講麟士云取集註以合饒說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情○此節註云猶人有美質然後加文飾前節註曰言人有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則繪事以可兼喻衣服朱子或問但指粉黛後字正破為字蓋詩人非言即以素為絢也言先後之序也子夏疑詩合素絢而一之夫子批繪素分作兩件便知絢後于素而非以絢為素矣故子夏有禮後之悟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了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實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且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合衆子夏因此而悟曰夫繪在素之後如此然則世之所謂禮者亦必有無文之禮若太素焉者以為之先而禮文其後乎蓋儀文外見者禮也而非所以禮也詩與夫子之言互相發矣夫子躍然喜曰能起發我之志意者是汝商也必知禮道等入方可與言詩已矣蓋吾未與之言禮而已能通禮于詩之外則吾與之言詩必能觸類于詩之中矣豈不可與之言詩哉

析講朱子曰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處而子夏起發之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麟士云豈獨夫子言後素時思量未到連子夏問為繪時亦不覺是解故見引觸之妙不然如後人以成見說詩久無詩矣又何言詩之可與乎大抵子夏子貢兩章皆是逐層生出觀知來起子四字固影射也○子貢本不論詩而知詩子夏只是論詩而不止于詩可言同與如是○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註中忠信字宜渾念起予二字須識得斟酌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觸則無由發極于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禮後乎一句是悟語不是問語

夏禮章全旨

夫子志在述夏商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所欲不遂故發此美言外見得周禮在經正猶如三意下文獻以為取徵之地○能言是能聞先王之精意了經訓既渾之後能徵是能定庶民之耳目子聖人不在之時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一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為證言矣

合衆子曰周初之禮思也則觸故考古者每其憊倦焉夏后氏制度文為之禮我能言以傳之而杞為夏後無足以徵吾言也天下其誰信我所以不足徵者宋為殷後無足以徵吾言也天下其誰信我所以不足徵者其故何哉蓋文所以載此禮所以識此禮也今杞宋之典籍賢才皆缺畧衰謝而不完是故不足徵也使其足焉則吾能取之以証吾言矣一代之禮何至泯沒無傳乎惜乎今之

不足也。意二代之已矣。其如蓋二代之者何？
 析講大全。禮氏曰。或問文法既不足。不知孔子十何考訂。而
 能言之曰不足。非全無存者。聖人得其一二。則可觀類以知
 其餘。况周之禮。蓋監于二代而損益之。但無微不信。不信不
 從。故不敢終筆之。于書以。後世若當時。杞宋可徵。得聖人
 論者。三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爲百王損益之本。法豈不甚
 妙。惜二代之無徵。而周之文獻。亦淪亡于戰國。于戈與暴秦焚
 坑之餘。可嘆也。已。○禮氏道傳曰。東樓公。武王封之。祀穀子。
 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襄公。凡十君。其闢祀樂廢。壞正考父。
 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一篇。于周之太師。至孔子。則詩。時
 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魯公廿七年。杞桓公朝
 用夷禮。故經書。子以取之。又可見賢哲之不足徵。○麟七云
 太段只是言。之不是用之也。故集註。但云是。則吾能取証。吾
 言不必深求。○觀濤曰。言之是。請明忠實之恭意。以示人。不
 徒述之而已。○禮。謂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也。若一綱五常
 亦不待聖人能言之。何待于微不足。亦非全無。是不完備之
 意。夫子既能言何。不足徵。益無微便。
 不足取信。人難信之。而不能傳也。

禘自高全旨

此夫子微示不足。魯行禘之意。按。諸侯有禘而無
 禘。是出禘字。不足意。自禹。然。不曰禘。非禮。而曰禘
 身既灌。而往。不曰不足。觀而曰不足。
 觀。分明。此灌後。不誠。爲魯禮。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疏本 訛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祭也。十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
 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
 公有太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又王爲所出
 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
 地以降神也。魯之君。曰。貴此。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
 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
 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也。○謝氏曰。夫子嘗
 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
 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則道矣。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祀宋也。
 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嘆也。
 合祭。子曰。祭以誠爲本。而觀之者。亦于其誠也。式魯之禘。

也我嘗于大廟觀之其初祭之始和豆誠意猶存目既落地求神而後者及以辨息雖有陳設之豆豆甘香之象亦不遇禮器禮文而已既無當于祭義何以昭示臣民我之心不徒觀之矣

祈請大全輔氏曰嘗替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謹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寔病不可不有以箴之○李氏曰魯郊禘非禮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義魯自在其中○麟士云此即齊祭非禮亦不必說出即並明下章也○儒考禮九獻禮九獻禮九獻禮九獻禮也○周禮帝嘗以后稷配魯禘文王以周公配○禘者祭也祭其所自出之帝也故惟王者始可以行之○東陽許氏曰始祖所自出之帝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

以立廟則祭于始祖之廟凡廟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特設所自出之位于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天子祭圓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太祖東向後廟則禘之士階南穆北合食于太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祖配之不及群廟之士

而陳之于王周之祭祀先以鬱鬱灌地求神于陰然後取血膏寔之下請以燔之求神于陽

或問 意全旨

夫子謂不知者謂也謂不欲觀者嘆之也為分爲世道計也○此節重不知句知其說一句正見禘之難知夫子欲言禘之義則或人未定知此且言禘所由則魯禘之非禮便不可議故但託以不知而已語意最渾融○先王之制禘本○行孝誠敬之極真有以見夫一本之親雖更百世而理不可泯一氣相傳雖與千載而義自可格故制爲此禮以盡吾報本之至意此禘之義也或人之問正欲知其義也不知只在禘義精微難曉上說若一說禘義如何深遠又非不知口吻矣知其說不足空知得便行得于天下言知見得惟有天下不得行之亦惟天下不能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張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謹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禘同。指其掌。弟子記未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一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之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蒙引或人見魯嘗行禘祭。而謂先王之制為禘也。必有義存焉。故問其說于夫子。子以或人難與言此。但答之曰。此吾所不能知也。夫禘于道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其本道理深微。而遠大。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然則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說而于先王制禮之原。字說之。故有以會通而無間。則其入自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是沛然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於夫一知禘而天下無難知之事。信乎。禘義之精而難知矣。此吾所以不知也。門人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謂其如示諸掌之甚明。

且易也。然則知禘之深者莫如夫子矣。

折講蒙引。禘之說大指是先王以下。養心惟心。以及其至遠之祖。故不王不禘。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也。按本經曰。創祀曰禘。天下只說禘于天下之事。理不必復。於本下。說以本文原無治字出也。據此。只以理無不明。雖知字自是註。誠無不格。而說字下。遂接治字。且因禘王者事。故云耳。翼註說字深看。在禮文禮器之外。

註中。意乃夫子不告。本旨勿入。口氣。

祭如章全旨

此記夫子祭禮之誠意。通章重一誠字。首節是言其如在之誠。下節是即其所當言者。以註之。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禮之誠意。

祭本全門人記說。祭以誠為主。夫子祭先祖。則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若容可接。如先祖在其上。一般祭外神。則盡其誠敬。儼然來格。如神在其上。一般。

析講外神。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龍興雲雨者。此在官時也。蒙引在家祭。祭不備先祖。言先祖則祭。在其中心。如在。就心言。先祖已往。非真有是孝心純篤。故如在。祭道至幽。非真有在。敬心純一。故如在。祭禮各有其主。

總之皆誠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神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議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祭蒙引子嘗言曰祭必躬親乃得以申孝敬吾若有故不得與禮雖已行而此心缺然如不曾祭。禮此言而如在之誠亦可見矣。

析講此章重在前條下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麟士效不祭以心言無其神以事言若又意故園外也。如不祭正以不得致其如在之誠。禮雖行而意不得伸此夫子所教者不在禮而在此意也。觀其不與祭而心之缺然者知此則與祭而如在者可知。如實註祭者以吾之精誠交于神也祭禮可代。禮誠如何代得故曰如不祭註不與致其如在之誠勿人夫子口氣。

王孫章全旨 王孫賈只用與龜一字來限夫子所答夫子持出。一天字而與龜皆卑矣說無所禱而媚無所用矣。片言之間非特有以屈奸雄之象抑且有以折奸雄之心。上節王孫賈以權動夫子知有已不知有君也下節夫子以天折之知有理不知有勢也問答之意俱只開開說正意在言外。

王孫章全旨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備大夫婿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座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備之權臣故以此譏孔子。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祭大全時孔子在衛王孫賈設問以諷曰俗語云與為一事最尊處四時常然夏屬火竈以火爨當夏之時用夏之事。

附權臣也賈備之權臣故以此譏孔子。

雖見甲衰寔祭主也與其媚于奧之虛室
寧可媚于竈之當時用事者此言果何謂也
析講以與此君以竈此權臣賈欲孔子附也○饒氏曰五
祀先設主席而祭于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于奧尊之也
祭于其所近于衰此祭于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
神之道也○何謂也與他處不同非是疑俗語無謂而問正
是說俗語必有所謂以諷之也○與因五祀而祭故曰有常
尊而非祭之主竈當夏而主火政故曰當時用事五祀皆有
用事特如孟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
行俗語特舉其一耳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與有常尊
而非祭之主臣雖卑而秉國之政猶竈雖卑而當時用事俗
語原是作隱比說賈疑夫子有求仕之意又自謂權可以引
援得夫子故引此說以諷之而欲孔子之附已也○古者為
室戶不當中而近東故西南隅最為深
隱故謂之與而祭祀及尊者常處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大鄭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禱也亦
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通而不迫使王孫賈而
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矣太全子答之曰此言不然禱與竈皆非也自有天在天
者理而已矣循理而行仰可對天若稍違戾于理便是得罪
于天更無所禱也而得免其罪也非特竈不當媚與亦不當
媚也言外見得若違道以于進反是得罪于至尊至人首豈
媚時君權臣可得而免乎此是違道
以拒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析講天還是上天對與竈言也究而言之天之所以為天者
即理而已○張氏曰斯言即禱詞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
亦無不盡矣○禱求也祈禱為禱也緊要處是媚字不好纔
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于天矣

周監章全旨

子曰周監於二代都都乎文哉吾從周

此夫子自表其憲章之心都都乎文承損益得宜
來吾從周不重為下不倍重在文盛上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禮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都都文盛

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合參子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周非一人一日所能致也。昔夏商之有天下，固皆有一代之制度，文為矣。我周之禮監視二代而損益之，蓋承忠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又加以文武之經畫，周公之制作，參酌至當，用集大成，郁郁乎美備而文。謏吾也。生周之世，為周之民，亦惟與天下共遵其制度儀章，之所在，雖矣吾舍屬其奚從哉。

折講朱子曰：聖人因舊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認使夫子得位行道，法令既詳，豈可更畧畧則始充愈滋矣。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矣。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股輅節舞，則有之矣。麟士云：三句語氣本直，新安陳氏謂從周盛時之文非從周，末方盛之文亦是旁人論如此。夫子固未嘗曰：吾從不從云云也。俗語多事按麟士說，知是商忠質，又當用出。文以尊卑上下秩然，有等燦然，有序說周未天子下堂見諸侯矣。臣拜乎堂上矣，直是無文非文勝也。周是文質者以歸于中也。即禮質而潤色華藻之故，郁郁然文盛此乃有周盛時文有得宜之文也。亦只是委曲詳瞻，盡美盡善，意時王之制固不可不從，制作之善尤不可不從。從周中重後一，意此正欲天下共知所從，非徒表自己之從也。蓋二代之易，建寅建丑而建子，易五十七，而百畝廣，惟百惟倍，而三百之類，皆是。

子入章全旨

禮以敬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于有司之事，則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夫子非謂已辨為禮，辨也。恐人不知敬謹之為禮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鄰 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也。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各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所以為禮也。○君

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

參大全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凡禮文禮器之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雖事又問以審之理當如此或人不知而議之曰鄰人之子素名知禮今孰謂其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問者必不知可見矣子聞之曰即是便是禮也禮莫大乎敬我于太廟之事不敢忽而不問不敢問而或畧謹敬之至乃所以為禮也知禮之名吾固不敢當而以問為非禮奚可哉

析講觀或稱鄰人之子知其為少賤之時○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太廟節自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邢疏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廟也○問者欲因器數以究其義因儀文以審其情也是字緊承問意來蓋禮主于敬知之未詳行之不當則為放縱而非敬矣故每事必問止其無敢慢無敢忽之心為之也敬即禮之本也

射不章全言

此夫子舉古道以規當時尚力之趨也思古之道使有傷今意首句引禮文一釋其意而証之○王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古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方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參大全夫子傷今思古曰儀禮云禮射之行但取其中的而貫革與不貫革俱不論此言果何為哉為人之方生有強弱不同等之故此古昔盛時尚德不尚力之道也不令人慨想無窮哉

析講主字可玩未嘗以貫革為非但不主于此耳蓋主貫革則惟有力者得射而弱而有德者無以見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朱子曰先王設射謂弋矢之利以威天下射之本意也是要貫革只是禮射本于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不專取其力耳○陳氏曰

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禮射謂大射官射禮射是也

驪士云凡讀註圍內必有正說如楊氏中可以學二句本妙而置圍外圍內但云射以觀德云云孔子嘆之則思古者思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解力不同科亦以明昔不尚力而今又尚力天下紛爭多事耳意不在貫革不貫革也今說家于未句不日感時之難再而但曰古事之不復便只見得一半○史記散軍郊射右射狸首左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益言武主既得天下不用武射而止用禮射見射畢無事也晚周之時禮射廢而射復尚主皮故孔子慨之○射官在郊故曰郊射武射則主皮禮射則不主皮鄉射之時是皆禮容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為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志正持弓審固雖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為力不同科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也尚德可不必修入為力句內只講在古之道句內春秋之時列國兵爭全用武射則禮射廢而人皆尚力不尚德矣故發此嘆○古者射各有侯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侯熊豹大夫麋士豕射各復其詞婉總之皆所以辨別禮也

子貢章全旨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為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嘗以季冬頒來歲十一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參太全古天子有頒朔之典所以明有君諸侯有告朔之儀所以明有親大祀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餘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其意以為朔既不告矣何以羊為獨不思朔即不告也而猶幸有羊在乎析講子貢之意以為存名莫甚焉意無定妄費安用空名重無是二字是有激之言若謂情小費起看低子貢了○頒朔即頒曆也曆有十二月朔月之初一也舉朔以該其餘自○禮天子玄冕聽朔于明堂用特牛告上帝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用特羊告太祖聽朔者蓋言以此日聽治此月之政也即本註行之之意○餼羊生而未殺可以率行若君告朔則殺而用之左傳餼羊竭矣之語可証

子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

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參陳氏夫子曉之曰告朔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存焉賜也以禮既不行而羊徒費愛惜其羊故并欲去此無益之費耳爾僅以羊視羊所愛也在于羊耳我則以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其羊即其禮也禮雖廢而羊猶供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我固愛惜其禮不忍此禮之遂亡也如乏何其遂欲去之哉合而觀之子貢視禮與羊為二故不勝為禮憤夫子視禮與羊為一故

委曲為禮維總一維禮之心也
析講邢疏每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既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視朔亦謂聽朔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朝享其歲首為之謂朝正○馬氏曰是

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王觀濤曰子貢但知核其實夫子却欲存名告朔之名猶在則魯之君臣猶未敢顯然蔑禮以怠正朔也○愛其羊不是愛物的愛字只是惜也惜其禮亦不是傷惜嘆惜只是不忍廢了他○夫子愛禮就在存羊上見見得禮可惜則羊不可去而羊存即禮存也正見餼羊然有關係不可議去

事君章全旨

此夫子為事君者維臣紀也○禮之非謂易辨惟以禮為誦則其所以事君者可知矣夫子非止為身已分辨正是提醒人心處蓋因當世驕泰成風者發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誦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誦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誦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誦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合參夫子慨臣禮之不明也曰臣之事君有當然不易之禮乃人臣之所當自盡者也今于事君之際凡登降上下每事依着禮節敬謹而不敢忽此不過盡其當然者而已時人乃

以為求媚取悅于君而諂也若謂非其
分之所當然者豈知事君之道者哉

析講大全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後止故曰盡當時君弱臣
強裏上簡慢反以為諂○盡禮指儀禮說如從下踉蹌皆是
○事君上止可用个今字弗用我字方像聖人渾融只物說
事君便有个禮在說个禮自然道盡盡者在禮之內只是盡
其分耳如在禮之外便是諂非分之當然矣諂與盡相反

定今章全旨

此章見君臣當各盡其道所以立萬古君臣之極
也兩以字有舍此不可意本此心之不苛者出之
兩事事得體即禮也本此心之不
敦者出之而事事竭誠即忠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嘗君名宋二者皆禮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
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
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泰淺謂定公問于孔子曰个君使使臣下个臣奉事君上其
道當如之何孔子對曰以尊臨卑者易於簡簡非所以使臣
也必也以禮乎凡優以禮復隨以氣誼委任不貳皆禮也皆
使臣之道當然也以下事上者易於欺欺非所以事君也必
也以忠乎凡內盡其心外盡其職常變不貳皆忠也皆事君
之道當然也君盡君道且有以作臣之忠臣盡臣道庶不負
君之禮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有不治者哉
析講一說禮有正名分辨等處意忠有無專擅無僭罔意為
當時會之君弱臣強言也此便是一時權宜
之論不必從使字不是使便只作取使看

關雎章全旨

此夫子舉詩人性情之正欲學者識之而知所興
也蓋詩人性情之正感于后妃之德而后妃之德
又本于文王刑于之化解下詩而修齊之道備焉正學者所
宜體玩也○哀字賞憂字看憂樂俱指宮人非文王哀樂也
註中后妃之德宜真君子德字配字俱重蓋哀樂是詩人性
情不淫不傷全在后妃之德上起見不在情欲上起見所以
為性情之正虛齋曰詩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一句最見后妃之德及詩人所宜憂樂處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合參子曰道性情者莫如詩詩之首篇曰關雎官人為文王得賢后妃而作也其既得也則有琴瑟鐘鼓之樂其樂可謂盛矣使施之他人不亦淫乎而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樂其所當樂也何嘗失其正而至干淫乎其未得也則有寤寐反側之憂其憂可謂深矣使施之他人不亦傷乎而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哀其所當哀也何嘗害于和而至干傷乎詩人中正和平而得乎性情之正如此吾人讀而玩之則慾心平躁心釋矣詩可以興信夫

析講本全問關雎哀樂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詩意如此朱子曰是有那性情方有那詞意聲音○胡氏曰詩之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詞語可玩味耳然因其詞語可以知其性情至于播之長言破之管絃則聲音亦畧可觀矣○此詩總是說官人欲得聖妃以配文王故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其立心中正原不至淫傷也此詩非官人欲得后妃則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何不可指為淫傷乎可見大全所云憂不至愁苦哭泣樂不至沉湎淫佚等說尚未合解雙峰饒氏之說亦只見得一邊俱不必從註中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二句最重

哀公問章全旨

此章見言之賞慎因宰我對立社之意而深責之欲其謹于後也人非土穀不生故建國則立社而祭之以報其德故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此是立社之本意哀公問社意必有在樹木之對也非立社本意而戰栗之語又啓時君以殺伐之心故夫子責之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各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祭序哀公問立社之義于宰我宰我對曰古人立社必樹以木夏后氏都安邑社則以松殷人都亳社則以柏其義皆不可考矣周人都豐鎬社則以栗其所以用栗之意若曰使民望之而恐懼戰栗也

子問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君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

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合參夫子問宰我使民戰栗之言責之曰凡事之未成者皆可說以止之也事已成不可復陳得失以說之矣事之未遂者猶可諫以止之也事已遂不可復舉是非以諫之矣事之未往者猶可咎以指摘之也事已往不必復追前過以咎之矣夫子之言已出而不可救矣我將如之何哉

析講本全問宰我所言尚未見于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于事與否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于後耳○輔慶源曰成事三句皆泛說失言之意在其中只是駟不及舌意○成事不說非不說也說之無益也下二句倣此○虛齋曰往者既不可咎來者其可不謹哉故曰欲使謹其後也翼註集註非本意及落殺伐俱不入夫子口氣若入口氣又是說之諫之咎之了

管仲意全旨

此夫子為天下廣相慶意器小二字是管仲一生定評自本至末都括盡了但未嘗有所指或人其說而不得而以卜兩項解之奢而犯禮夫子不通隨問隨答非用以解器小也仲即儉即知禮終無解于器小而三歸備官塞門及坳不幾濫且僭乎究竟器大者必不如是後

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矩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合參管仲相桓公匡匡合其功大矣然皆出于伯術之私而非王道之公孔子譏之曰吾觀管仲為人局量褊淺而受弗弘規模卑狹而設施不廣如器已滿者不可更加也器小矣哉夫子此言蓋以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僅能以君霸而不能勉之致王也

析講器小只就局量規模上見若照註說破則或人不必問矣夫子大其功為天下事小其器為管仲惜也○虛齋曰局量以內中所受言規模以外邊設施行如奢而犯禮亦是外邊設施行小然亦由器小做出來蓋裏面着不得所以做得些小功業便以為光前振後外面遂肆然無所顧忌而入于奢備之罪若聖賢大學之道則不識矣○只霸字對王字私字對公字便見他器小然此處只宜虛講不可露不能致主王道意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度反 ○或人益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後兼序或人不知而疑曰約音之人多狹小而不大夫子以儉為器小意者管仲儉乎曰儉者必節冗費管仲有三歸之臺以為游觀多設官屬凡事不相兼臺有興作之費官有廩祿之費焉得為儉而以儉為器小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

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

孰不知禮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橫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坫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

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
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儉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
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
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
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備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
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
入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
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
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
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
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
以謙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泰大全或人不知又疑說知禮之人多交飾而不儉夫子以
神為非儉然則管仲知禮乎子曰禮以辨等威慎名器者也
故邦君屏櫺于門以蔽塞內外今管仲亦樹塞門是借邦君
尊已之禮矣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會盟之禮凡有封會主
國之君先設坫于堂兩楹之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酬畢
覆爵于坫上管仲大夫無此禮今亦有反坫是借邦君尊賓
之禮矣其備如此而以儉知禮則天下之人孰有不知禮者
而乃以不儉為知禮也未子兩茶或人雖不復
明言氣之所以小然而其所以小者可見矣

析講許氏曰當時齊伯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于
管仲家故設反坫延之○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
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于坫上於西階上拜
主人于阼階上答拜賓于阼階上主人受爵
飲畢反此虛爵于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賓答拜是賓上飲
畢反爵于坫也大夫則無之○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
寸足高二寸漆赤中○**那**臺門而旅樹旅道也屏謂之櫺
樹所以蔽行道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麟士云蒙引說器小是舉說不可預煇下二項也故或問又
曰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自說不得大器即有王佐之
才亦不可三歸反坫如此方是無弊之指○**歐陽氏**曰器如
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惟器小易盈不能使
已無三歸之奢君無多嬖之禍齊政不旋踵而衰器之所受
不過如此而止使能擴而充之則
可以拓聖賢之業蓋宇宙之量矣

子語章全旨

此是夫子自衛反魯適師華在官之初將有正樂之意故發此論樂其可知句是冒始作以下正可知之定可知只就律度條理上索解而精理自在其中觀下翕純等可見始從成是按其節翕純嗽釋是審其音總是語以調和音節之法蓋據作樂時說欲太師從音節之末而究其情文之備變親聲而復古樂也若樂中律呂之制被之八音者太師已知故不語及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嗽如也釋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嗽明也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嗽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以成

衆序周衰樂廢然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而樂可正也因謂魯大師曰汝典樂之官不可不知樂夫先王之樂其聲音節奏可得而知也樂之可知者何如蓋樂有一之不完不足以為樂方作之始必五聲六律八音詳然合奏翕如其合也然備而不和亦不足以言樂及其從之而放焉大作又必清濁高下調適中節如五味相濟純如其和也和則易至于混淆又必清濁高下各有分數不相陵奪嗽如而明白也嗽則易于間斷又必一清一濁之相終始一高一下一下之相為起伏繫繫如貫珠釋如不絕也夫自翕如而純如嗽如釋如自始至終曲盡節奏之妙樂以之一成矣由此而至于九歲其道理不過如此樂何不可知乎析講麟士云正樂事體大本文只言音節恐大段只在此說得太深玄者俱謬始從成爲作樂三節翕純嗽釋乃三節中之節奏○邢疏太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非是太師樂官之長掌教國子太師本舞等必有目者爲之太師又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夫子但語之以聲音節奏大師對小師而言賈疏就瞽之中僉太師智爲大師其次賢智小者爲小師是也○純所謂八音克諧也嗽所謂無相奪倫也釋所謂終始相生也○饒雙峰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

從之是其中以成是其終者如之餘有和諧和諧之中有明
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盡作樂之妙○翕如純如嘒有先後
純繳釋則皆從之一時事不可分先後饒氏一餘字兩中字
極有斟酌以成總管上說以字有力見樂必以此而成非此
不是以成也○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宮極
濁宮極低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如何得和和則易混不能
使宮自宮商自商如何得敵敵則血脉易得間斷苟不能使
五聲相生相續如何得釋故告之以
此欲其審音察數而調和律理也

儀封章全旨

見之以上見封人求見之誠出白以下見封人知
聖之至其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駭所聞即其也然
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黨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
不能違乎聖人也
封人而賢者流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魯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適反徇與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
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宜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
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
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
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
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
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
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祭序夫子周流至衛其儀邑掌封疆之人請見而自言子從
者曰前此君子之至于斯地也吾必求見求嘗相拒而不得
見也今夫子至斯我獨不得見焉已乎門人因其求見之誠
為之引見于夫子封人得見夫子而有所感及出謂門人曰
夫子之失位去國固一時之不遇耳二三子何患乎蓋天下
之無道亦已久矣亂極則盡治而夫子之德如是誠足轉亂
為治天必將使之得位設教以開生民之耳目而登其遐祚
為木鐸以儆衆也豈義不過爾失位也哉

柳講按木鐸解以本註為正何患于喪語意左合註中後說不可從○未嘗不得見是美已不見絕于賢者以達其求見之意蓋與其得見有機非徒其見賢有素也木鐸是借來說夫子得位設教以警覺人心之迷意此亦據理而言耳而夫子終焉喪者則理之不可知也○鄭玄曰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故金鐸惟司馬行軍執之而木鐸之用最廣尚書胤征云每歲孟春邁人以木鐸徇于路以宣治教也周禮治官教官刑官之屬皆徇以木鐸蓋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故皆用木鐸焉

子謂章全旨

此章非論樂武只就樂上評論以見企慕虞周之意而微寓優劣于贊論之中故不曰舜盡美善而曰韶不曰武王而僅曰武皆舉樂言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韶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也

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參蒙引記者說我夫子稽古帝王而聞其所作之樂嘗謂舜樂名韶者聲容備盛固盡美矣乃其和平廣大之盛潛著于聲容之表而可以想見者則又盡善也謂武樂名武者聲容備盛亦盡美矣然其發揚蹈厲之氣潛著于聲容之表而不可以微窺者殆未盡善也此舜武寔有不同子蓋不勝升降之感矣

柳講盡美盡善俱指樂言○朱子曰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着不好時節故有盡善未盡善之別○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解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謂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始而北出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他樂所以見不得○麟士如此方禮高子謂二字子謂與子曰再意不同子謂記者撮約之詞亦記者敘述之詞也若曰夫子會言如此耳○按麟士說

則記者口中盡美只講聲容之盛盡善只講所以聲容之盛
勿指寔纔是樂之美象功美之寔象德揖遜征伐之事而
在聲容之間而性之反之之寔亦著于聲容之表所謂聞其
樂而知其德也瞿昆湖云功德征伐揖遜俱是朱子推慮其
故之言作文只空空講而此等俱在言外見出為佳莫中江
意亦同之語類善者美之寔寔只是事

居上章全旨

此夫子崇本之論寬敬哀就心之所存言必有是
心然後可據此而觀其所行之得失何如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
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參大全夫子曰凡事有本外居上寬仁為禮非敬臨喪哀痛
本也須是有其本方可在本上看他得失何如如寬有過不
及哀有深淺敬有至不至不寬不敬不哀則其本既亡雖有
其他是處如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哀麻辟

踊之數皆在不論量之列矣更何所據依以觀之哉
析論謂類寬敬哀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不會一說將
以何者觀之哉言將甚麼看他寬亦有不見處如于太
之寬是也敬亦有二于敬而禮文不足者哀亦有二于感而
徑情直行者須各于其中看其或過或不及不是二味寬敬
哀俱盡居上為禮臨喪之道也翼註寬敬哀是本所行得失
是末如心既寬矣條教號令又皆盡善是得未盡善是失若
心先不寬則失固失也得亦失也
本之不立餘無足觀下二句亦然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里仁章全旨

此章本說擇居不說擇術與下孟引証意不同通
是借卜里以明人當處仁意要緊在處字擇字經
首呼明為美正醒人以知之也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知

處上聲焉於
處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
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參大全子曰居必擇鄰居之道也若是里之中習俗仁厚此

為里之至美處乎此而薰陶漸染可以成其德調恤保愛既以全其生知者必居于此矣若擇之而不處乎仁則是不知其美矣焉得為智乎甚疑人之不可不居仁也

析講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古者比鄰之制必使相保相愛而又相和親或有罪奇衰則不無相及也故宅之卜不如鄰之擇里仁如士愿格而人忠信家詩書而戶禮樂皆是虛齋日禱不處仁則是不知其美矣不必謂既知其美而不處也○二十五家為一里萬一千五百家為一鄉

不仁章全旨

此章示人猶全其心以真遇也重仁者二句言不仁者之不可正以見仁之無不可也仁知對不仁看總是仁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 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隘人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樂於利也○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所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一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黎木全子曰仁為本心之全德不仁者失其本心約樂兩境勉強而營處則有之差久則廢于約樂此邪僻驕奢之事無所不至矣奚其可求其可以處此者其惟仁者知者乎人而仁者純乎天理故不待勉強隨所往而安其仁人而得者中自有定見故篤好天理有所守而利干為仁雖所遇不齊莫不委于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

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
析講麟士云處約不處處樂不淫這便是仁集註之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干仁而不身其所守皆緊抱上二句說此章蓋專論處過也
雙峰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二故曰其仁只

是欲得乎仁。仁者之心便是仁。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將終身被袵衣鼓琴。二女果在。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紉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紉長處樂也。○人有三品。不仁。失其心者也。仁者。全其心者也。知者。求全其心者也。分別言之。欲火去其不仁。由知者之利。以進于仁者之安耳。不可猶不能也。紉樂以所處之境言。周介生曰。不可處。紉樂只是不安于仁。不安于仁。只是他不知仁之可利處。仁者。二句只是上文反語耳。一說深便脫根矣。○安利緊抱處遇。說曰。安仁則自然不淫。不濫。且利仁。則必不至于淫與濫。故皆非外物所能奪。

惟仁章全旨

此舉仁人之能好惡以立用情之準也。惟字能字。緊相照應。仁是心無私好惡。即心之所發。不必以心貼仁者。以情貼好惡。心外無情也。○能字要發得透。註中實理得正。皆貼能字。亦要講得自然能。惟能惡。全提仁之作用。註然後費力。勿用。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

惟之為言。備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合泰子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但心未能無私。則好惡皆從私心發出。好或黨同。惡或伐異。皆不合于理。之是非安能得其正。惟仁者之心。至公平而無私。其好人惡人。乃理之所賞。好賞惡為能至正。而無不當焉。人可不勉為仁者哉。析讀大全公體正用。苟法公則不能皆當。平理從正則切切然于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連看。不可少。○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因心而達于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理。○自不仁者。以下三四章皆是論心之總。與愛之理無涉。○此好惡說得廣。以之用舍。則必進君子而遠小人。以之賞罰。則必命有德而討有罪。皆是恰滿平好惡分量。方謂之能。能字須重看。朱子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惟仁者心中運。

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人之惡則惡之或入或出皆因
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
明白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公是
心中廣大無私正是好惡當理無偏向

苟志章全旨

此為為仁未誠而時有出入者醒也方志仁即無
惡可見危微之機如此
重一志字無惡就志仁時決言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
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泰直解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之所為不善皆不仁
之念累之也誠能心專向于仁左是時也雖饑寒不能稍
熱亦可保其無為惡之事矣不則問
斷不志仁時惡將又生可不自勵哉
析講麟士云此亦望人之志于仁也非是論安能仁能
好能惡皆然若作贊嘆仁者便嚼蠟無味矣○上句看矣字
有力下句也字字意輕省○苟字淺淺看若謂念念在此而
無有出入便是不達仁了豈但無惡爾是湖心為作事之
主心向于理豈有疑欲而為惡之事哉○虛齋云告正路上差
了脚則未必其無惡可見為仁尚有最要工夫也

富與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為仁之功首節以收舍言不節以存
養言中節結仁生下其言重只在終食無違
上面從富貴貧賤言起此從理欲分界大關頭說則下微至
密處以見君子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于仁也不處去則
于欲惡上看得分明便是不去仁了終食無
違乃所以純熟吾仁人不但知舍分則而已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然於富貴則不處
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泰大全子曰凡境有順有逆而取舍貴擇其正如富與貴是
人之所同欲也常情欲之則趨之然有義焉不可苟得今有
入焉或不以其當得之道而得富貴是無故之獲也必審焉

而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同惡也常情惡之則避之然有命存焉不可苟免今有人焉即不以其富得之道

而得貧賤是適然之數也亦寧安焉而不去也

析講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惡○麟士云審是審于將然之時安是安于已然之後○欲惡中便舍去處意在蓋富貴

固可去去貧賤何之固知不去不處只是無忻厭心耳○不

去不處此中便舍一仁字蓋不處不去者身而所以不處不

去者心亦只是念念在仁所欲有甚于富貴所惡有甚于貧

賤者耳○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朱子曰是

一時不期得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如孔子主我衛

卿所得之類○非道得貧賤言非其自取如水火盜賊誤陷

刑戮之類○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

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無愧居之何害貧賤者○安字言

不與貧賤計較云我不當貧賤有汲汲求去之意○審富

貴者審其合道與否不是已知不以其道而又審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乎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

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黎序處夫不荷如此此乃所以存吾小心之仁而君子之

以為君子者此也使君子而貪富貴厭貧賤雖去其仁則無

君子之實矣何以成其為君子之名乎

析講饒氏曰此節是結上生下○此節反言以見君子必明

取舍之分而後可以為仁也不義之富貴處之則累吾仁故

不處非自致之貪賤云之則害吾仁故不去此心純是天理

而無人欲之私即仁也君子之成其君子者全係

乎此惡乎成名○黎序云此成其為君子名字不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

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

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

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

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盡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泰饒氏是以君子之于仁不但富貴貧賤為難養之安之以

泰饒氏是以君子之于仁不但富貴貧賤為難養之安之以

存君仁也常戰戰兢兢存動察自一息以至終身無不使
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聞其聞雖終食之頃未嘗有文違焉
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必于是仁焉造次顛沛亦不違又同終
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于是仁焉造次顛沛亦不違又同終
食之違哉既外明取舍之分而尤內密存養之功此
固君子之所以純仁而亦君子之所以成各者矣
析講上皆就取舍大分言至終食無違以下則為仁之功益
密矣○此節總是存養無間意無違兼存省言問子可玩凡
人存心養性只消一息間斷便終身間斷能一息無間便無
間終身莫中江云無絲毫違仁猶云無頃刻離仁則終身存
仁可知其曰造次顛沛又從終身所遺之適然尤易以離仁
者言使人用工無滲漏也此極有見○薛方山云惟無終食
之違故雖至于造次顛沛而不違其致一也○不必如常說作
深一步說造次對從容看見于仁宜不暇顧意顛沛對安常
看見于仁宜不能顧意兩必字見自家作主不為境奪省察
存養無時不然耳非着力語見得君子心中只在仁上便是
安于仁而無適不然意工夫俱在無違內一是字指仁○當
貴貧賤終身造次顛沛屬境所謂時也處也不處不去無違
必于是屬心所謂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我未見章句

此章重在中節總見人當用力于仁不可以九不
足自說也章內一語未見而意是相承初言成德
者之妙見次言用力者之妙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
未見止以明人不肯用力之意首節只是引起下節蓋無
尚不使加正是用力之至而臻于成德者有能一節緊領此
二項意來見用力于好仁惡不仁其力自無不足而或有不
定者我寔未見其人然則好仁惡不仁之
未見特人之不用其力非力之難成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
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
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
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合參夫子反覆嘆息勉人之用力于仁也曰道一仁與不仁

而已仁當好，不仁當惡，誰不知之。然今之天下，我見其好仁者，與那惡不仁者，何以言之。蓋我意所謂好仁者，非尋常好之而已也。必是與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舉天下之物無以尚而加之。我意所謂惡不仁者，非泛然惡之而已也。其所為在仁矣，必與知不仁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不使一毫私欲加乎其身上。此好惡之塞力，難得見之者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的，惻隱之心居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的，羞惡之心較多。○饒氏曰：其是將然之詞，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正與此意同。○不使其樂樂善不倦，是謂無以尚之。如惡惡莫見不善，如探湯是謂不使加身。○出于天理之公便是仁，出于人欲之私便是。不仁。朱子曰：好仁惡不仁，皆自己身上事，非謂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好惡未十分兩項人說，解與前者皆是有物足，以尚之，則其好可移，故以無尚為至。不仁之事不必是人欲之私，凡親屬自動有一毫非禮，皆是絕不仁。在為仁上見，故帶為仁說，無尚不使加，又須說得真切。力是成德之事，未須補志見意必如此，而乃為好仁者。此我之所，以未見也。下亦然。○無尚不使加，正是用力力足而臻此地位者。若因註中成德，誤認作坐安一流人，則失之矣。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參或問：然好仁惡不仁之難，見亦人之不肯用力焉耳。有人焉，當蔽錮之餘，與萃廟之念，能于一日間奮然用其力於仁而好之，惡之矣乎。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即無尚不使加之域，可馴至也。我未見好仁以擴天理而力不足于遏人欲者。○析講語類：此心散漫放肆，打上發動時便在這裏。王觀濤曰：心之理是仁心之精神，即是力。用力兼明以察幾，健以致矣。言足者十分完足之意，以其取之于心不待外求也。○好惡總是為仁，故只言用力于仁有能是期望之詞。一日二字正

夫子吃緊醒人處○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个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末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嘆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人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參朱子蓋或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矣然我未之見也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于仁者之難得也未嘗好仁惡不仁而可徒諉之力耶然則德之難成亦學者之自怠耳有志于仁者勉之毋

析講初言仁者之難得後只言由人不肯用力于仁耳反覆太息夾言力之必足見人當用力于仁非以仁之難阻人也○在觀時日蓋有之矣疑而未定之詞輕帶過註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我末之見也猶云我何乃未之見也作疑怪說

人之章全旨

此夫子恐觀人者以過棄人非寬人以過自安也

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本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合參子曰君子小人均不能無過然過之為類正自不同其過所以不同者正以其存心之有不同也故觀小人之過于薄且忍者其為不仁不特言矣若君子之過于愛過于厚雖是過當然寔發于一念之仁就過失上因事原心便可知其仁矣豈可以人之有過而遂謂之不仁哉

析講王觀濤曰君子之過有偶不及檢者與有意而為者自別有勢不是得已者與敢為無忌者自殊偶不及檢之際其本心之剛阻發露最真勢不得已之時其迫切之真情委曲可諒○上玉云本文只說斯知仁君註不仁二字宜圓融看之○語類此仁字以愛之理言○過以事之過當言仁以心之隱微言觀過句抑揚重君子邊朱子曰人之過不止于厚薄愛忍如君子過于廉過于介小人過于貪過于通之類儘多伊川特舉一以概其餘耳○劉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是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人情于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嘆耳

朝聞章全旨

此夫子甚言人不可不聞道聞字深看從深體方行而深悟其妙友謂之聞夕死活看非限定要死猶云不虛其生何憾于死言外見得苟不聞道則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可矣二字令人有惕然深省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所以其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參大全子曰道者生人之正理而人之所以為人者若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何為苟不自致知格物積累之久而一旦得聞大道則知得真定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雖朝聞而夕死焉美不可哉其矣道不可不聞也○析講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矣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大而仁義禮智信小而恭從明聰睿皆足聞非但知得一理須是平日有精察力行工夫而一旦豁然貫通知得源頭透徹處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後得聞耳○朱子曰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陳善室曰聞非耳聞謂心悟也夫子為志道者等志字淺淺看只是欲求道耳非真志道也真志道者識趣高明自無道外之私其

志章全旨

夫子為志道者等志字淺淺看只是欲求道耳非真志道也真志道者識趣高明自無道外之私其

病根全在一個恥字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耻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合參子曰道本高明惟識趣之高明者始足與議若士之志在道亦既知有義理矣而恥自己之衣之惡食之惡者則其趣卑陋與不學無識之俗人無異與之言道必不能知其理味之美雖曰論道亦徒說而已奚足與議哉

可見志道者必先掃除俗念方能有所得也
析講志道與志仁不同志于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故無惡志道則說得來糊凡人有志于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泛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食之事○求安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奉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食也特以其不美于觀聽而自恥也蓋其識見卑凡又在求安飽者上矣

君子章全旨

此見君子應天下之事心無私而聽于理也無適義甲上二句不是仕講得拘礙始完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

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晉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者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合參子曰大凡臨事之時吾心執着要恁地行謂之道執着不要恁地行謂之莫此皆意見之私非義之當然也君子之于天下之事也先無有適而必爲之念也先無有莫而不肯爲之念也只看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義當爲則爲而不問于適義不當爲則不爲而不問于莫此

君子大公順應之妙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耳
析講存疑義字與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麟士云義斷決得中也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制字嚴重即宜亦是合該如此之意須勿斷然毅然真誠不知緣何看作時宜權宜之宜適莫義是融通圓轉一物因而謂

無適無莫即是比義上卜語意後作一團此等見解害人心術○蔡虛齋曰說于天下便含有个義便見不可與以已私君子非漫無從違也但覺事到面前原自有一个義在不齊我造作但以我心制之而已○義與適莫分別處不爭為不為但爭當理與不當理耳不論理而先在卜必然必不然之心便是適莫順乎理為行也便是比義最要辨得清常說以不可不及必為必不為解適莫字都看得死殺了必如合泰方得

懷德章全旨

此辨君子小人于心術之微要人慎所懷意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四句各串說以君子作主小人帶言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合泰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而其心之所思念亦異德者人得于天之善與君子常切思懷念不忘欲至于至善之地若夫小人則不知德之可好而于身意之所便安者則戀不舍惟知懷土而已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不敢為不善以犯之若夫小人則不知法之可畏而于惠利所在則營營以求得惟知懷惠而已夫君子之所懷者非德則刑何念之非公也小人之所懷者非土即利何念之非私也二下念之公私而君子小人之分繫之矣

析講胡氏曰他章多指君子小人所為者言其行事之善此章則指所思者言其心德之微○懷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終身不能念之意德凡得于天之所賦而人所同具之理如仁義忠信是也刑凡法度所在是也土如身之所安意之所便皆是惠如非分之圖無故之獲皆是○虛齋曰此君子小人之畧各有差等懷德無所畏而不為惡也懷刑則出于有所畏矣懷土已得所安而不能遷動者也懷惠則未得而遷善必得之者○許東陽曰懷土則不能遷善以成德懷刑則雖有刑法亦不懼

戒於章全旨

此戒利不可徇而以怨憤之利不止財利凡占便宜處皆是朱子曰凡事只認自己便宜處便不

極他人所以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子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

子曰欲利旃已必害於人故多怨

利而行則利已害人處多必多怨夫至于多

怨則不能長保其利矣徇利者可不成哉

析講多怨不但受其害者怨之抱公憤

者亦怨之○放依也靠定不舍之意

能以章全旨

此章重个讓字見為國當務禮之實也夫子見

秋之時禮文雖具以下僭上者不一由上不以讓

得下不以讓應故發此論總見國之不治起于爭爭起于不

讓能使禮根于讓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若

無禮之寔則為禮且不足其不能為國意在言外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

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合參子曰為國莫大于禮而禮非徒威儀升降之文也貴有

恭敬辭讓之寔心以行之君子自盡其寔而能以禮讓為國

凡所以辨名定分整齊百官功範萬民者一本于恭敬辭讓

之心則上以讓感下以讓應上下截然不亂于為國何難之

有若未盡恭敬辭讓之寔則不能以禮讓為國雖有禮之節

為禮之實心不可偽為既有是寔自然感動得人○為國不難只是一國典讓意如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大夫大夫讓為卿爭何所生而亂何自起

不患章全旨

此章是教人不必徒求名位當盡其在我之寔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寔○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參序子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無位原無預于己不以為患惟道德學術所以立乎其位者無論有位無位皆所當備則患其不盡也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其知何損于己不以為患惟道德學術所為可知之寔者無論知與不知皆所當修則求其能畢盡也此為己之學也

析講此亦人以務實之學也不可如常說上指從仕者下指為學者所以立致君澤民之具也可知進德修業之寔也位與名俱在人不可必者立與可知在己所可必者君子為己則盡吾分內事不計得位與否人知與否也異註可知是可知當人之知不是可以教人之知若欲致人知則偽矣

參乎章全旨

此章以一字作主聖人以一字傳道大賢悟道千一而發之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益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求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察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參或問曾子之學主于誠身于聖人一言一動無不詳記而力行之也其處物處事之間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特求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也然其下學之功至亦將有以上達矣故夫子不俟其問而呼其名以告之曰參乎爾知吾之道乎吾道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以貫通之不待逐事逐物處置運量而自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所也曾子之心于是豁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之曰唯蓋不惟無待于問

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

析講許氏曰是就舉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
 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
 原却是論造化與此章不相似○麟士云曾子平日用功皆
 是貫中之一夫子教以徒一而貫○翼註吾道二字畧讀一
 字指道之存于心者屬體之字指道之發于事者屬用一乃
 合一之謂非一件之謂也若是一件便是執一○如何貫得
 譬如人之一身分之二有四肢百骸合之只是一身貫字不費
 力既合了自無隔礙無隔礙便貫通了不是二了又要貫○
 蒙引吾道虛說兼體用言之○正道之體一貫平萬事即道
 之用一貫二字不可分一固體之一貫亦非用之萬但其所
 貫者則是萬所以貫之者乃是一也○一是一心貫就事說
 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然心
 字却不可說明只渾渾還他一字方不得下節地步性理云
 如在天下本一月映水則成萬月是一貫絕妙譬喻蓋聖心此
 一理及應事曉事有萬殊則一理散為萬理矣○問求唯之
 前如何○夫子曰求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理唯後萬理只是
 一理如事理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
 大小之事皆此理一理貫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
 都好不知都是此心做出來及聖人告之一知都是從這一
 个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却是從這生氣流貫去
 是○一是一道之統會處惟曾子工夫已到千道之散殊處一
 一理會過故一點便醒○朱子云一如索子貫紐散錢曾子盡
 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
 與之今若及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未
 子之一理渾然而足應萬事○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
 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
 見於此而難言之故推已者盡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
 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
 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
 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

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本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人曰未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參木全未子之告曾子也未子之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執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夫子出而因問曰所謂一貫者何也曾子乃即門人所請問者告之曰未子一貫之道非他忠恕而已矣蓋本吾之心而順以應物則曰一貫盡吾之心而推以及物則曰忠恕夫子特引而未發耳豈別有他解哉子誠求之忠恕而未子之所以教吾之所以唯者即在是矣

析諸盡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已為恕道之用也忠為體是

以是為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強之功焉爾○語類門人是夫子之問人○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一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汝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朱子曰子貢尋常自知識而人道故未子警之曰汝以子云云子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則能真行此孝為入謀則真個忠與朋友交則真個信故夫子微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要知天地是無心的忠恕聖人是一個無為的忠恕學者是一個着力的忠恕曾子借學者忠恕體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用○麟士云未子之道四字替吾道二字忠字替一字恕字替以貫之字而已矣斷詞也○隨事精察而力行者即盡已之忠推已之恕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自然之恕也推已盡已忠恕之正名止義也是曾子未唯一貫之前之學也自然之忠恕是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者也本不可謂之忠恕也借忠恕以名之也是曾子既獲一貫之後之道也○何謂

疑，非疑貫也而已矣。者見非別有他解也。一貫乃聖人公
共的道理盡已，換已不足，以高之。曾子緣一貫之道，難說與
學者故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細也。
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一貫，是心做出百千个恕
來，如老安友信少懷，夫子只這太公無我之心，出之自老者
見之，則為安自朋友見之，則為信自少者見之，則為懷。其是
非有一理亦非有二心也。意本朱子。○蒙引一以貫之，猶云
以一心應萬事。此个心若不是盡已而無一毫之不定，如何
只管推得去。○一个忠做出許多恕，便是。一理貫通乎萬事
存疑。忠恕學者之事也。曾子平日工夫，隨事精索而力行之，
即忠恕也。欲學聖人者，必由忠恕而入。曾子之語，門人雖云
欲學者之易曉，是亦以入道之路，不然。一
本萬殊之類，亦可以明之，而何取此耶。

喻於章全旨

此章言君子小人心術不同，亦以嚴義利之防也。
義字包得廣利字，亦不止財利。喻，此知字較深，益
知之悉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
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
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害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
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
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合參子曰：義者天理之公，凡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君子循
天理，平自有精義之學，其於義之精微曲折處無不透徹。惟
喻于義故凡事皆秉義以行，義之外非所知也。利者人欲之
私，凡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小人徇人欲，平時皆謀利之念
其于利之曲折纖悉，理會得惟喻于利故。凡事
皆為利計，利之外非所知也。君子小人之辨在此。
析講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程子篤好是說
喻以後，事象山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是說喻以前
事。○一事之間便有義利之判。饒氏看理當如此，便是義看
如何方便，于已便是利。張天如曰：君子小人各自理會，一邊
如同一學也。君子但知所以修業，小人但知可以媒進。同一
仕也，君子但知可以忠君，小人但知可以榮身。同事異情，易
置不得。○君子只曉得事到面前只管從義上做去，全不

到利處小人只曉得事到面前只管從利上做去全不顧義大如生死之際小如酬受之間當生則生當死則死當辭則辭當受則受是喻義之為也當辭亦受當死亦生而凡所以偷生苟得者無不為是偷利之事也

見賢章全旨

此章示人反己之學重思字省字思齊玩註與字有精進工夫內自省玩註恐字有克治工夫非徒想之察之也俱就心上說尚未涉行上能思齊內省則賢不賢莫非我師方為不負所見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并反

思齊者黃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美入而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參大全子曰吾人遷善去惡與貴賤已而怒人亦可因人而勵已天下有賢者即人心同具之善而彼先得之者也故見人之賢者非可徒視為人之賢已也必奮然興有其善思與之齊焉天下有不賢者即人心易溺之惡而彼先蹈之者也故見人之不賢者非可徒視為人之不賢已也必惕然恐其有惡而內自儆省也此乃不徒見之而反諸其身有益於我真為已之學也

析講饒氏曰省謂警醒非徒察也鄭氏南升曰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

事父章全旨

通章以幾諫貫總見得到底幾書也此是教人子諭親之法幾諫即是敬蓋兢兢小心不敢不諫又不敢激諫故即是敬也不是幾諫時不曾敬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參大全子曰人之事父母不惟平時愉色婉容雖遇父母有過之時亦必從容細密幾微而諫不敢伸已之直而詞色皆婉順以庶幾父母之樂從也惟其諫之微婉故親之不從亦非有直斥顯拒之形但微露之于志人子纔見父母心中

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親歡悅復幾諫而不違若或父母堅執不從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以感動親心俟其意少回仍進幾諫至此則親心必可回而庶幾復于無過此乃深愛其親也
柳講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于無過之地○真氏曰起者疎然興起之意熟者反覆純熟之謂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豈容有一息忘乎○事父母提起看下作三節幾諫意重下不違不怨俱不脫幾諫意幾諫者欲使吾之言易入而親之感易解也微詞以諷是幾乘間而導是幾委曲轉移不令外人知亦是幾總皆深愛之所形見者也又敬是愈加謹慎自致其不安之意與以感動親心尚未說到諫上不違不背幾諫也初幾諫而後不諫諱也初幾諫而後直諫亦違也不怨仍舊是幾諫意若怨則不諫矣不怨只是自己身上計罪過
即書所謂負罪引慝也

父母章全旨

此章是欲人子體親心以為孝語中親念我句重已思親句輕欲親知已所在句重在已必至句輕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名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參序子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人子體親之心當舉足而不忘故人子于父母在堂之日惟當左右就養不可遠遊以致定省曠音問疎使親之念已不忘也即或不得已而出遊亦必有定向欲親知已所在而無憂也此所謂以父母之心為心也
析講大全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有方又是處變之道○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章齋先生事父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不遠遊者恐親之念我也必有方者欲親之不忘已也即是以而推之凡所以貽親之憂者皆不取為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後出而逆其半也

父母章全旨

此夫子醒人及時以盡孝喜懼重懼邊有及及盡孝猶就其遲意非空懼也上言親年當知下原其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子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衆序子曰為人子者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之而記憶在心也常記憶在心則以其多年難得而喜子則又以其多年月衰而懼壽日增則衰亦日增喜日甚則懼亦日甚

而及時盡孝即不容已此父母之年所以當知也

析講蒙引夫子欲人子知懼者欲其及時奉養而不懈也○

王介甫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二一公換一語極得詩中愛日之誠意

古者章全旨

此夫子原古人慎言之心以為當時輕言者警也援古人之耻以惕今人之不耻不出謂不輕發也不放肆也耻躬不逮就在出言時說下句原上句意也朱子

日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不知空言無寔之可耻也若耻則必自是九下行而言之出也自不敢易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參序子曰人之言行須要相顧古之學者沈靜簡默不肯輕易出言這是為何蓋凡事必身體力行乃為有寔若躬行之不及夫言則夸誕無寔可耻此所以慎焉而不敢輕出也

所講張夫如曰不曰行而曰躬行猶待做出後見得躬則當下便在更覺警切君宜心解曰非真躬不逮而後恥即言之時已專慮在躬上去矣○耻不是一味謹言兼有躬行意在觀不逮二字可見若不敏于行而

僅為緘默之人亦非古人之心也

以約章全旨

此示人以檢身之道○輔氏曰約字要認不是豐約之約亦不是博約之約○炤註不侈然自放說蓋

放則逸于規矩之外約則守乎規矩之中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

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泰本全子曰凡人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若約則收斂檢束

令人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以此

而猶失之至于有過者斷然少矣

析講約有收斂近裏着寔之意非徒簡而已也約雖下

在事上見而寔就心上不侈然自放說失則主專言

君子章全旨

此章示人矯輕傲惰之法乃自修之君子其立心要如此欲字貫下欲訥非徒欲之正是心上切要

傲工夫處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

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合參子曰凡人言易失之有餘而行易失之不足惟君子之

用心于言則務欲其訥不但不當言者不敢言即當言者亦

必謹慎收斂訥訥然不敢盡其所有餘而于行則務欲其敏

知無不行行無不力奮發勇往汲汲

焉必勉其所不足其篤實自修如此

析講麟士云欲字只是要得如此之意據爲王腦非是○說

親據註言易行難是兩矯其偏然矯

輕之心正警惰之心而字亦宜玩

德不章全旨

此章勉人修德意上句反說輕下句正說重下句以寔上句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

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合參子曰人之棄德不修者豈以德之孤立而無助乎不知

德原人心同具亦人情同好必不至行之無從俱之無親而

孤立也但見有德必有相求相應以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然則有鄰可以驗吾德之修無鄰必

吾德之未至耳修德之功可已乎

析講存疑德不孤論其理必有鄰推其寔就有德者身上言
乏此說與註合○德之同者不在形迹而在意氣形迹之合
雖朝夕相親而不謂之鄰意氣之孚即一人而不謂之孤
吾苟有是德必有意氣相孚無間遠近者不啻同堂而坐並
席而談夫誰非鄰南海北海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
也百世而上百世而下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

事君章全旨

此欲諫君諍友之善其術玩兩斯字惟數斯疏矣
辱則疏辱皆其所自取
可見事君交友不可不見幾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
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
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
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參存疑子游曰君臣朋友以義合者也事君而過其有過則
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若徒事煩數而不去則君必厭聞以為
諛已斯反有見斥辱矣過朋友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止苟
徒事煩數而不止則友必厭聽以為仇

怨斯日 至疏遠矣豈事君交友之道哉

初講大全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一端此章
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諍說○熊氏曰後篇
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
○君臣朋友皆以義合皆當以義為適止故君友有過固不
可不諫諫之不納則吾之義盡矣故適去當止必不可至于
數以取疏辱也諸說皆以言輕聽厭即是疏辱久積人臣之
見辱于君豈止厭聽已乎蓋聽厭是他心裏而
疏辱則及于我者蓋心裏厭聽而疏辱所必矣

論語卷之二

